

# 新時代、新秩序：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概念、發展與前景

張登及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 中國是一個「大國」了，到日內瓦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上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還是要本著學習的精神。 周恩來，1954年<sup>1</sup>

(二) 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過程。...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發展需要和平，和平離不開發展。「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始終是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的主要障礙。...建立什麼樣的「國際新秩序」，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重大問題。...我們主張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江澤民，1992年<sup>2</sup>

(三)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合作共贏，就是要宣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中國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我們將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支援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發揮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

---

\* 本文是作者科技部計畫《大國的區域戰略偏好：中國歷史案例的比較分析》(MOST108-2410-H-002-169-MY2) 成果之一部，感謝科技部及匿名審查人的支持與指教。

<sup>1</sup>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6:361)，概念引號為筆者所加。

<sup>2</sup> 參閱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江澤民(1992)，概念引號為筆者所加。

向發展。

胡錦濤，2012 年

3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頑強奮鬥、發憤圖強，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只要我們咬定青山不放鬆，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我們的國家必將日益繁榮昌盛，必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將日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習近

平，2017 年<sup>4</sup>

## 一、緒論：大國、理論與國際秩序

### 1. 概念就是信號、術語就是旗幟

為什麼要關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解並掌握概念的發展和用語的源流，始終是中國大陸研究重要的基本功課。尤其是對黨政與外交研究而言，由於事涉權力高度集中、議題高度敏感的領域，筆者幾乎可以不誇張地仿效其語法，提出「概念就是信號、術語就是旗幟」。雖然概念與術語經過一段時間往往鈍化甚至內捲化成教條口號，但它們依舊是政策執行者掌握分際、外部觀察家測量變化的重要指標，具有「象徵性、總結性和指導性」（張登及，2001：55-57），包括「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接任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逐漸成為指導中國外交的新概念。但組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這八個字的兩個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其中的三個基本單元：中國特色、大國、大國外交的來歷都

---

3 參閱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胡錦濤（2012），概念引號為筆者所加。

4 參閱習近平「接見 2017 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並發表重要講話」（2017），概念引號為筆者所加。

很複雜，也都不是習近平「新時代」的產物。中共黨政官員與學者善於體察整理習近平涉外言論主張，努力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載入「習近平外交思想」中。(齊玉，2021) 但如果瞭解中國特色、大國、大國外交的概念發展與術語形成，將有助於我們深入掌握 2017 年以後，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外交的特點。

特別是中共外交進入這段「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本章起始引文三，習近平：2017 年)，正碰上國際體系格局進一步出現權力移轉 (power transition) 將轉未轉的關鍵期，也正巧碰上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以「美國第一」

(America First)、斷鏈脫勾為綱領，發動對華「貿易戰」的霸權非典型領導時期。雖然拜登 (Joe Biden) 擊敗川普並在國會山之亂後努力重歸西方聯盟，並借助 Covid-19 國際調查運動和俄烏戰爭，加強對中、俄兩個歐亞大陸挑戰者制裁和包圍，但習近平領導下的北京當局仍在第一個百年——「建黨百年」慶典與宣示建成「小康社會」、達標人均 GDP 萬元、完成毛澤東、鄧小平「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大步後，試圖以更強大的自信，「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實現自蘇聯解體後歷屆黨大會保有革命色彩訴求，過去卻被認為是「韜光養晦」下的空話：「推動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社會科學素來強調用事實驗證概念。過去中共外交為「大國」地位的名與實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至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時，中國大陸仍僅是 GDP 排位第 7 的國家；當年西方學者嚴謹測度認為，中國的確是韜光養晦、「支持現狀秩序」，不是修正主義甚至「世界革命」倡議者 (Johnston, 2003: 5-56)；當年的「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也非討論什麼「百年馬拉松」、「修昔底得陷阱」、「注定一戰」(Pillsbury: 2016; Allison: 2018)，而是中國動盪冒險攪局和文明衝突問題。(Segel: 1997) 不過或許胡、溫當局已經預見經濟高速發展，遲早會引發西方與鄰國系統性的疑慮，黨校智囊鄭必堅於是開始籌劃「和平崛起」論述。(Zhen, 2005: 18-25)

曾幾何時——其實大約就是 2008 年次貸危機與北京奧運順利落幕後，特別是 2009 年南海各國依照海洋法公約時限，開始遞交南海大陸架主張與畫線後，中

國與諸南海聲索國法理糾紛陡升，美國歐巴馬（Barrack Obama）政府也開始積極推動「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制衡中國崛起的「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張登及，2013：53-99）此刻正好是習近平接班上台、提出「中國夢」的初期，中美學者逐漸強烈地意識到崛起的中國真的可能在經濟與軍事上都超越西方，於是中國外交形勢趨於嚴峻，中美衝突已經更具體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王緝思，2012：89-95；閻學通，2013：63-116；Mearsheimer, 2010: 381-396; Goldstein, 2013: 49-89）至川普任期時，北京國防現代化與海空建軍已頗有所成，艦隊規模與實力堪稱印太第二。在各方兵推裡，解放軍已有在台海衝突中擊敗美軍的潛力。國際秩序變革方面，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約一年，更高調推出「一帶一路」旗艦型區域整合倡議，圖與美歐日主導多年的世銀、國際貨幣基金、亞銀傳統戰後跨國援助和信貸體制分庭抗禮。這些現實發展說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再只是旗幟、信號，更是具備強烈「象徵性、總結性和指導性」的框架與指南，對近年來各國日益關切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問題也具有動見觀瞻的重大意義。